

《香水》是一部很難以道德原則去衡量的小說，因為它以物化的味覺，建造了另一審美時空。如此龐大絢爛，又如此不堪一擊。

據几曾看
葛亮

小說家，學者
著有《北鸞》《朱雀》《七聲》
《戲年》《謎鴉》《浣熊》等。



▲作家聚斯金德（Patrick Süskind）

聚斯金德（Patrick Süskind）是我偏愛的作家，大概在於他一直保持着寫作與出版的節奏。遁世、和媒體間的距離，幾乎形成了某種腔調。把握他的寫作軌跡，亦非難事，因為他的低調與低產。最初讀他的作品，是台灣版的《鴿子》，作者譯名是近乎可笑的「徐四金」，這是個充滿了「台味」的鄉土名字。小說文字卻是莫名的流麗與熨帖。其實情節十分簡單，寫一個墨守成規的銀行看門人，過着枯燥而與世無爭的生活，忽然被一隻鴿子所侵擾，方寸大亂的故事。不知為何，被這個可憐人的卑微莫名擊中。再後來便是《夏先生的故事》，以孩子的眼睛，寫成人的孤獨。那句著名的台詞「請讓我靜一靜」。總覺得，這些作品，從某個層面是聚斯金德自身的寫照。灰暗、潔淨，帶着輕微的社恐。

迴異於現實的平行世界

然而，其最具知名度的作品，大概是《香水》。這讓他在中國暴得大名。但我總覺得這並非典型的聚斯金德。大約因為它喧嘩而瑰麗，充滿了物慾流淌、高潮退卻的痕跡。讀完這部作品，會像是在沙灘上，喘息不止的一尾魚。當然，這部作品的世界知名度，或拜電影所賜。文字的密集絢爛，曾吸引了《閃靈》的導演庫布里克。但他最終放棄了，因覺得自己力有不逮。二〇〇六年，小說終於被搬上了銀幕，操刀者是湯姆·提威。曾拍出《雲圖》的偉大的提威，膺力而作的只是一部差強人意的電影。並非是沒有自知之明，而是，《香水》實在是一個影像的陷阱，因為，這部小說的主角是「氣味」。

在《香水》中，反覆出現的一個詞彙，「王國」。這已決定了小說必然呈現的是迴異於現實的平行世界。在這個王國中指揮方道的，是出身卑賤的調香師讓一巴蒂斯特·格雷諾耶。調香師，日常所見是邊緣地帶的神秘職業。我們對其想像，總是帶有着異能的成分。我的朋友裏，恰好有一位調香師。最初的結識，因是我的讀者，而對小說中有關美食的片段感到興趣。這實在是一種機緣。因為食物氣味的落地與民間，可以化解一切不食煙火的想當然。出於好奇，我自然向他請教過一些專業問題。比如如何改善嗅覺的靈敏度，而不僅是依靠大眾層級聞咖啡豆的方法。

後來，我寫過一篇有關香水的小說，為一個雜誌的聖誕特刊，叫作《午夜飛行》。這款古早版的香水，是「嬌蘭」與《小王子》作者艾修伯里的一次哀傷聯姻。所以小說背景必然是灰冷的平安夜。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：「好吧。氣味與人，有自己的邏輯，類似一種可預見的順理成章。比方Germaine Cellier的手筆Bandit，硬朗不羈，與fairy lady無緣，To Have and Have Not，需以皮革壓陣，絕處逢生。Serge Lutens的Feminite du Bois，騎鶴下揚州。孤寂落寞的招魂術，好似資生堂時代的山口小夜子。『午夜飛行』的主人，氣質應有厚度，並非暗夜妖嬈，而是曾經滄海。」不可否認，這篇小說有向聚斯金德致敬的成分。說到底，寫的是由氣味對人的辨認。或者說，氣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，是人的另一種存在與輪廓。而香水，則是對其魂魄的虛擬。

殘缺的天才尋找「存在」

《香水》中，格雷諾耶是個天生沒有氣味的人。他出生在十八世紀臭烘烘的巴黎。沒有徹底的工業化，沒有健全的法治，資本主義萌芽經過了近三個世紀的發展，已經改變了這個城市

的氣息。這城市生機勃勃，同時臭得活色生香。格雷諾耶生在臭氣熏天的魚檔，被生母遺棄，命運幾經輾轉。然而，在他還是個嬰兒的時候，就令人恐懼，因為他沒有正常人的氣味。換句話說，對其無從辨認，像是沒有影子的人。這自然令人聯想起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換。是的，作為交易，上天令其天賦異稟，有一個才能卓絕的鼻子，可以辨認這個城市中上千種氣味。這是傳奇的開端。也是《香水》這部小說，在十九世紀的經典敘事的外殼之下，感受包藏其中現代小說的鋒刃。這是一個殘缺的天才尋找「存在」的故事。他並不具有「人類因累積多時的污穢而產生的腐爛氣味」。這為他的人生帶來焦慮也帶來了動力。他既為世俗的世界所拋棄，必然要重新建構另一個世界作為對自己的補償。而他的人生軌跡，包括對他人的影響，都可視為達至這一終點的副產品。小說中稱他似「扁蟲一般活着，靠一滴經年的血便可活下來」。這決定了他某一種寄生的屬性，又猶如某種詛咒，當他完成某個人生階段，被他寄生者。從其生母、育嬰堂加拉爾夫人、製革匠格里馬、香水製造商巴爾迪尼和埃斯皮納斯侯爵皆不得善終，如同某一種黑暗死亡的接力。

而其中有一根游絲一般的鏈接，就是氣息。這其中，包括他拯救了日薄西山的巴爾迪尼的香水作坊。巴爾迪尼處心積慮仿製對手的作品「阿摩爾與普緒喀」，反覆研究分子式而終年未得。然而初次上門的格雷諾耶，以十分笨拙的方式，調製出了成分複雜的香水，並且令它的品質得以昇華。他不懂得所謂合成的規程，不按牌理出牌，他僅憑嗅覺與觸感，便研製出了極水。然而，蒸餾取香的嘗試失敗之後，他身染惡疾，卻在垂死之時得到訓示，幾近神諭。在滿師之後，他徒步去了南方，在荒山穴居七年。這一情節，十分弔詭。表面看，格雷諾耶餐風露宿，臥於坑道，猶如苦行。但是其內心卻以氣味開枝散葉，建造龐大的王國。「在這期間，外面世界發生了戰爭，而且是世界大戰，在希西利亞和薩克森，在漢諾威和比利時，在波希米亞和波莫瑞，人們互相打着。戰爭使一百萬人喪生，使法國國王失去了殖民地，使所有參戰的國家損失了許多金錢，以致它們最後終於沉痛地決定結束戰爭。」然而，格雷諾耶只是靜靜地躺在自己性靈的宮殿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最後，他在類似天啟的時刻驚醒，意識到和世界的壁

壘，是因為自身毫無氣味，這使得他恐懼，而再次走向了人間。

通過氣味尋找自己

可以說，他所謂的新生，頑強地鍛造，不過是又一次尋找認同之路。通過氣味尋找自己，或者，製造出可物化自我的氣息。他在小城格拉斯駐足，連續地殺害少女，以油脂提取她們身上的香味，製造出可幻化人形的香水。人肉體已失，氣味永存而彌散。這是格雷諾耶的邏輯，他因而心中豐盈。在罪行敗露後，行刑台上，格雷諾耶再次以氣味行使神蹟。似火的仇恨，變為無邊的慾望。他享受着萬人的頂禮膜拜，在迷離中接受香味的洗禮。

這是一部，你很難以道德原則去衡量的小說，因為它以物化的味覺，建造了另一審美時空。如此龐大絢爛，又如此不堪一擊。格雷諾耶是一個殘暴的天才，也是時代游絲一般堅韌的鏈接。他從氣味中來，再讓自己在氣味中粉身碎骨。如同那一抹似有若無的足跡，塵歸塵，土歸土。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

我們以氣息辨認彼此



▲《香水》是聚斯金德的第一部長篇小說，出版後轟動文壇



▲《香水》英文版，企鵝出版社，二〇一六年



▲電影《香水》改編自聚斯金德的同名小說

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



▲《鴿子》傳達出人生縱使坎坷依然饒富正面積極的訊息



▲《夏先生的故事》以孩子的眼睛，寫成人的孤獨